

※ 書目文獻 ※

王陽明佚詩文輯釋—— 附徐愛、錢德洪佚詩文輯錄

楊正顯*

二〇一〇年，由吳光與錢明主編《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的出版，彙集了近十年來海內外學界對陽明佚詩文及語錄的成果，對於陽明學研究的推進與發展，將形成另一個重要的起點¹。筆者有關陽明詩文輯佚的成果²，也已收進此新編本第五冊之中。此外，近年來，陽明後學的研究也成為焦點，例如王畿、羅洪先、羅汝芳等都有專著的出版，然而對於陽明大弟子徐愛（字曰仁，號橫山，1487-1517）與錢德洪（名寬，號緒山，1496-1574）兩人的研究，雖說也有一些成果發表，但相對來得少。其中關鍵因素在於原始材料的不足³，也因此還存有進一步探索的可能。筆者在閱讀方志與文集時，也收集了一些有關兩人的佚詩文。在徐愛部分，主要是其任官祁州時所留下的紀錄，有些是其《橫山遺集》沒有收錄的，對於其本身的性格有另一向度的理解。在錢德洪部分，雖說學界已有不少輯佚成果與研究⁴，但是仍

本文承林勝彩博士多所指正，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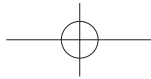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 楊正顯，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¹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² 楊正顯：〈王陽明佚詩文輯釋與補正〉，《古今論衡》第20期（2009年12月），頁95-132；〈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2卷第1期（2010年3月），頁93-125；〈王陽明詩文拾遺〉，《古今論衡》第22期（2011年6月），頁139-174。

³ 徐愛的文集雖有留存，但只有兩卷，難以窺其思想全貌，而錢德洪則是著作佚失，雖經學界的努力，所收集到的詩文仍然不足。兩人的詩文已彙編進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澐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陽明後學文獻叢書》）。

⁴ 鍾彩鈞：〈錢緒山及其整理陽明文獻的貢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第3期（1998年9月），頁69-89。錢明：〈關於錢德洪的文獻學調查與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8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33-174。



不足以描繪出其思想全貌。而筆者所收集到的詩文，則是偏重於其對吳越錢氏家族的復興與參與講會活動的紀錄，過去學界對其這兩方面的研究，甚少提及，因此，這些材料或有助於加深學界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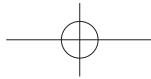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一、陽明佚詩文輯釋

1. 〈程文一：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⁵（弘治十一年）

薄于自奉而厚於養民，聖君能然也。夫宮室者，家之所以自奉而卑之；溝洫者，國之所以養民而力盡焉。則聖君之豐儉，各適其宜矣！尚何罅隙之可議哉？昔吾夫子稱大禹之意，若曰當禹之時，九河攸同，四隩既宅矣！富有天下者，豈不能修其宮室以自安乎？禹則曰：「宮室所以蔽風雨、適起居，崇高無益也。況乎竭民之財力以自奉，吾何忍耶？」於是乎狹者仍其隘，下者因其卑，而高堂廣廈之弗作；樸者循其質，敝者葺其頽，而茅茨土階之如舊。岌岌然猶下民昏墊之時，而未嘗少有自侈之念也。其儉于自奉也如此。然於國之所以養民之務，則又未嘗不盡力焉！夫當其時，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矣！貴為天子者，誰復能盡心溝洫而無倦乎？禹則曰：「溝洫所以正疆界、備旱潦，民食攸資也。則雖竭吾之財力以從事，庸何恤耶？」於是乎濬其所未深，疏其所未導，而于井間之溝，殫智慮以治之；闢其所未廣，決其所既壅，而於井間之洫，盡心力以為之。遑遑然猶黎民阻饑之時，而未嘗少有自怠之意也。其厚于養民也又如此。噫！己所當儉也而儉之，民所當豐也而豐之，然則果何從而議其罅隙乎？抑又論之，禹之所以能儉于自奉而勤于民事者，由其能有天下而不與也。向使其子孫而能世守其家法焉，則夏雖至今存可也。奈何一再傳而遂有荒墮厥緒，以及于危亡者。嗚呼！自古天下國家，未有不由其祖宗勤儉而興，亦未有不由其子孫奢縱而廢者，然而覆轍相循，而世主往往莫之悟，何哉？

此題出自《論語·泰伯篇》，原文是：「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是

⁵ [明] 范應賓輯並評：《程文選（二編）》，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萬曆年間刻本），第20冊，頁403-405。



孔子讚美大禹之言。弘治十一年，陽明正在北京，隔年舉進士，故此文應是準備隔年科考而作。

2. 〈程文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⁶（弘治十一年）

《中庸》明「道不可離」之意，有自其性之德而言者，有自其情之正而言者。蓋情之未發，性也，故謂之中；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也，故謂之和。《中庸》明「道不可離」之意如此，其旨深矣！請申論之。

性原于天而道不外乎性，心統乎性而性不離乎情，心有所好惡而喜怒形焉！喜怒，情也，心有所欣戚而哀樂形焉，哀樂亦情也。方其未感于物之時，外內不接，人己不交，不見可好而何有于喜也，不見可惡而何有于怒也，不見可欣戚而何有于哀樂也，此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而何以謂之「中」？蓋渾然在中，一是性之全體，初無倚著一偏之患；寂然不動，一吾性之本然，未有陷于一偏之失，是故謂之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也。及其有感于物之際，人己相形，外內相對，喜必其可好者，不于其所喜而辟焉！怒必其所惡者，不於其所怒而辟焉！哀樂必其所欣戚者，不于其所哀樂而辟焉！此即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而何以謂之「和」？蓋發之各中其節，而非任情以徇外，于吾性乎何乖；應之各得其道，而非恣情以縱欲，于是性乎何戾，是故謂之「和」。所以著情之正而顯道之用也。論至于是，則知道之體用不出乎性情，而人之性情皆具于一心，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也。道其可以須臾離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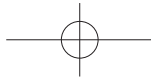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此題出自《中庸》，陽明此文作於早年，是依循宋儒「心統性情」之說，可與其後來所作〈修道說〉相比較，見其思想轉變的過程。

3. 〈程文三：士窮見節義〉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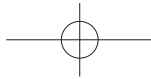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君子之正氣，其亦不幸而始有所激也。夫君子以節義自持，願肯以表表自見哉！吾以表表自見，而天下已有不可救之患，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其亦

⁶ 同前註，頁 407-409。

⁷ [明]楊九經編：《刻註釋論學臧耳》卷上，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第 22 冊，頁 215-221。



不幸而適逢其窮，則必不忍泯然自晦。而正氣所激，蓋有抑之必伸、鍊之必剛、守之愈堅、作之愈高，而始有所謂全大節、仗大義，落落奇偉，以高乎品彙儔伍之上者矣！此豈倚形而立，恃勢而行，待生而存，隨死而亡者邪？且夫正氣流行磅礴，是猶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而在人則為功為業為節為義。何者？蓋處順而達，則正氣舒而為功為業；處逆而窮，則正氣激而為節為義，是理之常，無足怪也。今夫長江萬里，汪洋汗漫，浩然而東也。卒遇逆折之衝而後有撼空摧山之勢，震動而不可禦，豈非激之使然也！是故董狐之筆，晉激之也；太史之筆，齊激之也；張良之椎，秦激之也；蘇武之節，匈奴激之也；東都縉紳，含淚就戮，而接踵繼至，黨錮之禍激之也。一激之間，而節義之名增光於天下，是豈君子得已而故不已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弱者養之，以至於剛；歉者養之，以至於充也。不幸適遇其窮而當吾道之厄，則前之不可伸也，後之不可追也，左之不可援也，右之不可顧也。抑之則生，揚之則死者，呼吸之間，而死生存亡繫焉！其時亦岌岌矣！君子處此，將依阿以為同也，將沉晦以為愚也？疇昔所養謂何，而乃如此也。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竄身可也，碎首可也，濺血可也，可生可死，可存可亡，而此氣不可奪也。於是有凌節頓挫而吐露天日之下，則雖晉、楚之富，王公之貴，儀、秦之辯，賁、育之勇，皆將失其所恃，而吾之節氣著矣！是故有隨波而逝者也，而後有中流之砥柱；有隨風而靡者也，而後有疾風之勁草。奴言婢膝，其名為佞，是故有長揖不拜以為高；依阿遷就，其名為懦，是故有輒推印綬以為潔。王步斯艱，國脈如線，於是有拜表泣行而不知其為激；舉目中原，蕭條風景，於是有擊楫身誓而不知其為矯；扣首虜廷，恬不知恠，於是有孤城抗賊而不忍一朝之忿焉；挈國授人，甘心面縛，於是有視死如飴而不辭殺身之禍焉！寧為周頑民，不為商叛國；寧為晉處士，不為莽大夫；寧為宋孤臣，不為元宰相。寧全節而死者，不失節而生；寧向義而亡，不背義而存，是以正氣所激，崢嶸磊落。上與日月爭光，下與山嶽同時，視彼小人平時迂闊宏大，矯拂奇詭，而臨事之時，俯首喪氣，乞憐萬狀，甘與草木同腐者，其為人之賢不肖何如耶？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而君子之節義亦至窮而後見矣！嗚呼！君子豈不欲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無節名、無義譽而使天下陰受其福哉！君子而以節義自見，不惟君子之不幸，而亦斯世之不幸也。雖然節義一唱，士習隨正，所以維持人心綱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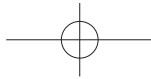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世道，又豈淺淺焉！故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義；黨錮諸賢，亦惟以扶漢鼎於將危之秋。嗚呼！時運至此，其亦不幸而以節義自見，抑亦幸而以節義自持也。

4. 〈樂陵司訓吳先生墓碑〉⁸（弘治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間）

墓必有表，所以表其行也。表不以譽，所以操董狐筆也。予恭承上命，詣黎陽，再越兩月，而事綜理尚未竣。官署無聊，值澶之士人吳國臣衰經踟躕，時鄉進士王綬任書抱鄉進士李一之狀，及湖藩方伯王公所撰銘，詣予表其墓。愧予譎材，叨名進士，非立言者。辭之弗獲，緬惟唐之女奴，抱嬰兒請銘於昌黎，尤不拒以與之。矧斯文一脈，詎可默焉！謹按狀之所述。

吳君諱冠，字進賢，遠出臨川之裔。兵燹後蔓延，祖有諱欽者，北徙於澶，治地墾田，遂口籍於開之歸仁坊。父諱海，字朝宗，豪俠好義，與物無競。母郭氏，生先生於正統九年三月一日。自幼聰警秀發，有老成態，長從施槃榜進士萊菴王先生遊，勤力不倦，學問淵源。尋補郡庠弟子員，累科弗第，志不少懈。天性純孝，雖囊篋屢空，而菽水之養，每盡其歡心焉！成化癸巳，父疾革，憂形於色，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左右扶持，不憚終夜，湯藥必親嘗之而進。及卒，哀毀踰禮，幾滅其性。凡送終之具，極其誠信。乙未，母亦繼歿，慎終之誠，一如父儀。寢苦枕塊，不御酒肉者，終三載。至今，鄉邦亦見化而以吳孝子稱之。君材瑰偉，謀慮深遠，負氣凜凜，勇於有為。臨大義，慨然有闕度，雖遇事急，未嘗有窘容。其處己待人，曲盡其意，御家人以嚴，交朋友以義。始家道未裕時，躬率子弟，力耕且讀，不屑卑屈。及底殷富，樂善循禮，尤不矜肆，處之澹如也。宏〔弘〕治己卯，以壁經貢入大〔學〕。廷試中式，除山東樂陵司訓。抵任後，嚴約規度，誨集諸生徒，以次授業，隨人材器而造之，宛有蘇湖風度。後進悅服，雖貴富習俗，皆知矯飭自勵，所造人材，濟濟成立，皆將奮科而起。一時同膺郡博者，未能或之先也。樂之尹蘭陽邱君珙器重之，恆委以攝縣治，皆隨事克舉，坐收實效。當道者察知，期以大用，無何遽染沈疴，載寢兩月，而解組以歸。樂之生徒，

⁸〔清〕祁德昌總修，陳兆麟纂修：〈藝文·碑〉，《開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卷8，頁1487-1491。



隨送數十里外，相向而哭，皆失聲。行及南樂，而自度不起，乃囑其子曰：「吾受國恩而未得報，死亦覺有憾焉！汝輩當勉於為善，以繼我志。」言訖而卒，聞者惻然，莫不為之掩泣。時宏〔弘〕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也，距其生正統甲子，享年五十有六。娶馬氏，有淑德，萊陽二尹致遠公之女。子三人，國臣、國卿、國相，讀書有進，能繼書香。女三人，長適郡庠生張天祿、次適士人王佩、次適鄉進士王綖，皆同郡人。孫男一賀。兒國臣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先生於郡城北府隄口岡。予雖未識荊，即其狀之行，皆鑿鑿可信，是豈溢美也耶！是豈可以不表其行也耶？昔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惟安貧樂道以自適，而君子避之。人皆惜先生有抱負而未之用，用之又投閑置散，未盡其長也。守仁獨不然，蓋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故書以勒夫珉，樹於墓，且以告夫知先生之未稔者。

陽明文中說到「予恭承上命，詣黎陽」，「黎陽」是河南省浚縣的古地名，而陽明於弘治十二年秋，以欽差身分至此督造威寧伯王越墳，因此此文著作時間應為弘治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間。

5. 〈贈劉秋佩〉二首⁹（正德三年至六年間）

骨鯁英風海外知，況於青史萬年垂。紫霧四塞麟驚去，紅日重光鳳落儀。
天奪忠良誰可問，神為雷電鬼難知。莫邪互古無終秘，屈鐵何時到玉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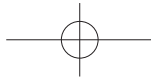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檢點同年三百輩，大都碌碌在風塵。西川若也無秋佩，誰作乾坤不老人。

劉秋佩為劉蒞(1467-1524)，字惟馨，秋佩為其號，別號鳳山，四川涪州人¹⁰。中弘治十二年進士，為陽明同年，所以陽明詩中才會說「檢點同年三百輩」。王、劉二人除了同年的關係外，劉蒞曾於正德元年要求誅殺以宦官劉瑾為首的「八虎」¹¹，因而與陽明一樣被列入二年朝廷所發布的「奸黨」名單之中。此詩著作時間應是劉

⁹ 〔清〕多澤厚修，陳于宣纂：《藝文，詩選》，《涪州志》卷11，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16冊，頁374。

¹⁰ 〔明〕劉蒞：《秋佩生作墓誌銘》，《秋佩先生遺稿》（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31年刊本微卷），卷3，頁數不清。

¹¹ 有《劾宦官劉瑾八黨疏》，《秋佩先生遺稿》，卷1，頁數不清。



蒞居家時，因為詩中有云「西川若也無秋佩」，可見是在四川之時，而劉蒞自從正德二年被削籍還里後，一直要到七年瑾誅後才起為金華守，陽明亦被貶至龍場，故著作繫於正德三年至六年間。

6. 〈祭劉養正母文〉¹²（正德十五年二月至五月間）

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錯，乃至如此。君臣之義，吾固不能宥子之身。

朋友之義，吾猶得以葶子之母。

此祭文不全，內容是陽明替宸濠黨羽劉養正（字子吉）葬其母，為文祭之。劉養正與陽明是舊識，羅洪先記云：「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¹³而《明實錄》記云：「（正德十四年秋七月）李士實、劉養正死於繫所。……（下同）養正少有詞藻，號才子，會試屢不偶。詭談性理，以要名譽，士夫多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養正就擒後，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為奴。比守仁自南昌還，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伸於其母。』有儒生上書辯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為之愧屈。」¹⁴〈武宗實錄〉對於陽明之事都採取不利的描述，因此在描述劉養正之事，直指陽明與宸濠早有聯絡，所謂「守仁畏口，逼令引決」一語，即是在說陽明意圖湮滅證據之舉。此祭文是陽明獻俘錢塘後，回到南昌所作，所以時間應是正德十五年二月至五月間，因為六月又往贛州。

7. 〈奠楊仕德〉¹⁵（正德十五年秋冬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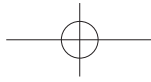
嗚呼！士德之資，精一之志，篤信往勇，真足以任重致遠。亦既有聞矣！忽中道而奪之。天也！吾誰歸咎乎！士德素多病，得去冬懷玉書云：「扶病還

¹² [明] 李開先：《閒居集·涇野呂亞卿傳》，收入《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卷9，頁734。

¹³ [明] 羅洪先著，徐儒宗編校整理：〈別周龍岡語〉，《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15，頁651。

¹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武宗實錄〉，《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176，頁3437-3439。

¹⁵ [清] 劉攄等纂修：《藝文》，《饒平縣志》卷20，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176冊，頁370。



潮。」謂亦常耳！秋初，士鳴過贛，兇變適傳，且疑且愕，謂為不信。既而尚謙報至，而果然矣！嗚呼痛哉！斯文之不幸。往歲曰仁之慟，吾已不忍其烈；今復慟吾士德，其何以堪之！昔尚謙為吾言，潮有二鳳，蓋指士德昆季也。後皆相繼為我得，自以為斯文之瑞，而今失其一矣！嗚呼傷哉！□生歸，聊附一奠。痛哉士德！今日已矣！復何言！復何〔言〕！

從此文內容上看，為陽明祭奠楊驥之文，但縣志原題名「奠楊少默」是錯誤的。楊驥，字仕德，潮州人，其弟為楊鸞（字仕鳴）。薛侃在〈楊毅齋傳〉中記云：「毅齋姓楊氏，諱驥，字仕德，號毅齋，饒平人。……會試入京師，遇中離，聞陽明先生之教，遂赴贛州，數月有省。……時潮學未明，先生偕中離歸自贛，發明合一之旨，銳浣舊習，直培本根，以聖人為必可師，萬物皆吾一體，一時士友翕然興起。」¹⁶而楊少默為楊鸞，薛侃在〈楊復齋傳〉中記云：「復齋姓楊氏，諱鸞，字仕鳴，一字少默，初號玉林，改復齋，毅齋弟也。……庚辰（1520）下第，見陽明先生，遂領大意。」¹⁷可見縣志之誤。陽明相當器重楊驥，其著名之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即是在給楊驥信中所說的。《府志》記云：「庚辰春，病革，猶講學弗倦，正襟端坐而逝。陽明哀詞有『潮有二鳳，今失其一』之語。」¹⁸可見此文應作於正德十五年秋冬之際。

8. 〈題郭善甫堂〉¹⁹（正德十五、六年間）

泉石不知尊爵貴，乾坤何礙野人居。

郭善甫為郭慶，耿定向〈郭善甫先生墓表〉云：「郭公名慶，字善甫，中正德丁卯（1507）鄉魁，仕為山東清平令，蓋敦恂篤行人也。為舉人時，從文成王先生游最久，文成念其篤實，常延為館師，其所提訓者甚悉，具錄文成《集》中。比歸，則以其聞諸文成者接引里中後生，因而興起者甚夥。」²⁰《府志》記云：「郭善甫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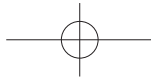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¹⁶ [明] 薛侃：〈楊毅齋傳〉，《薛御史中離集》（香港：潮州會館，1980年《潮州耆舊集》），卷5，頁74。

¹⁷ 薛侃：〈楊復齋傳〉，同前註，頁75。

¹⁸ [清] 周碩勳：〈人物·儒林〉，《（乾隆）潮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28，頁587。

¹⁹ [清] 英啓修，鄧琛纂：〈古蹟〉，《黃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卷3，頁134。

²⁰ [清] 王鳳儀修，胡紹鼎等纂，王正常續修：〈藝文志·古文下〉，《黃崗縣志》卷16，收入《故



在庶安鄉郭家新砦南。王陽明過訪，留三日，題聯於堂。」²¹ 陽明集中有〈贈郭善甫歸省序〉，為正德十年所作，而郭慶於嘉靖五年才出仕²²，任山東清平縣知縣，因此陽明作此聯最有可能的時間應是其平宸濠之亂後，一方面陽明在江西，另一方面郭慶也曾於嘉靖初年至浙江訪陽明，姑繫於正德十五、六年間。

9. 〈祭判官陳琚文〉²³（嘉靖七年七月）

往歲，羅傍綠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害，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及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為該道官兵用計誘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用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陳琚，字宗玉，號松軒，由監生任廣東德慶州判官²⁴。羅洪先曾有〈陳氏遺忠祠記〉，文中有云：「嘉靖七年七月也，後四年，新建伯王公守仁始獲徭賊趙木子首，馳使以祭。」²⁵ 由此可知，此文作於嘉靖七年七月。

10. 〈與楊崐東書〉²⁶（年代不詳）

綠蘿別後，脫盡鳩媒，歷覽青溪雲林，步步尋到源頭。覺此道中，另闢一番

宮珍本叢刊》，第 133 冊，頁 427。

²¹ 英啓修，鄧琛纂：〈古蹟〉，《黃州府志》，卷 3，頁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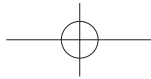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²² 梁鍾亭等修，張樹梅等纂：〈秩官篇·歷代秩官〉，《續修清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頁 618。

²³ [明] 陸舜臣纂修：〈名宦〉，《德慶州志》卷 14，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第 65 冊，頁 1014-1015。

²⁴ 見 [明] 董傳策：〈遺忠祠記〉，收入 [明] 方瑜纂輯：《（嘉靖）南寧府志·文藝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卷 10，頁 514-515。

²⁵ 羅洪先著，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卷 4，頁 136。

²⁶ [清] 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列傳隱逸〉，《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湖湘文庫》），卷 44，頁 600。



幽邃世界，斜陽古驛，芳草天涯。閒時讀君近作詩古文詞，欲歌欲泣，不須把酒讀〈離騷〉也。《易詮》錯綜盡致，而取象處不出考亭法門，某竊謂宋儒釋經只是天地間糟粕物事耳！杜句「重與細論文」，不足為外人道也。浮梗薄軀，有時邀恩，歸里當訪君於桃花流水間，君其掃開閭巷以待。

《縣志》記云：「楊應源，字崐東，武陵人，與王陽明友善而講學不合。陽明寄書云……。卒隱居終身。」²⁷ 陽明與楊應源相識之時，應是陽明被貶至龍場，往返於常德府的路上。

11. 〈趙奕樂志論天馬賦帖跋〉（年代不詳）

趙文敏以宋宗室王孫，屈身異姓，雖書法浸淫魏晉，而氣骨不無少減。仲光志趣高尚，終于隱遯，有古逸民之風焉！宜其書別具瀟灑出塵之概。觀者但目為淵源文敏，似非定評。²⁸

這兩帖亦為韓人李裕元所藏²⁹。趙文敏是宋末元初趙孟頫（字景魯，吳興人，1254-1322），趙奕為其第三子，《吳興備志》記云：「趙奕，字仲光，號西齋，晚居吳興，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為人有王孫風度而無綺紈故習。」³⁰

12. 〈臨米芾書〉³¹（年代不詳）

芾少意上千神仙重，黃玉乃麻姑所送，輒煩作一二巨眼，並琢其字，鹿用以為帶，以其直幾何？後信附納。不宣。

附：〈冊新建伯王守仁制〉³²（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²⁷ 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列傳·隱逸〉，同前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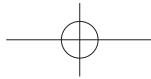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²⁸ [韓] 申緯：〈祝聖六藁·又題趙仲光〔奕〕樂志論，天馬賦二帖〉，《警修堂全藁》第24冊，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第291冊，頁544。

²⁹ [韓] 李裕元：「兩帖皆在余度，而天馬帖尤不俗。」見〈玉磬觚臚記〉，《嘉梧藁略》卷14，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15冊，頁560。

³⁰ [明] 董斯張：《吳興備志》卷12，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影印《吳興叢書》本），第49冊，頁656。

³¹ 關冕鈞錄：《三秋閣書畫錄》卷上，收入《歷代書畫錄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14冊，頁102。

³² [韓] 黃景源：〈跋尾〉，《江漢集》卷25，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24冊，頁522。



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此書為世宗嘉靖帝冊封王陽明為新建伯之詔書。特錄於此，實因現今有關陽明文獻中，未有完整全錄此制書的內容，想不到此書竟然為韓人所錄存。《明實錄》記云：「（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丁巳，詔追論江西平宸濠功。兵部集廷臣會議，備列諸臣功次及死事先後，請甄別等第，封拜陞賞、贈廕卹錄及以功贖罪有差。上是其議。命封王守仁新建伯，奉天翊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給三代誥券，子孫世襲。遣行人齎敕慰諭，仍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賜宴南京光祿寺。」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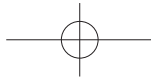
二、徐愛佚詩文輯錄

1. 〈和敬軒記〉³⁴（正德六年十月十五日）

凡公堂之後，必承以軒，為賓寮退息燕食之所。代多以「退思」名軒，示釐故保民，惟艱惟重，安危治忽之間不容髮，故雖晏食斯須之頃，亦不可忘慮云爾。厥義淵矣哉！而茲軒故無名，予既以「和敬」名軒。一日與同寅蹇君舜師、楊君良佐燕食，既畢，二君從容請曰：「先生名軒之義何居？」予曰：「二君未之知乎？吾有所懲矣！夫吾與二三子者，相處於茲二載矣！吾恒自省焉！二三子之相與也，情若扞而未孚也，義若格而未伸也。予曰：『何也？』世之病於賓寮之弗協者，我知其故矣，吾又以自反焉！夫有所利而相私則爭生焉，吾若有相利乎？無也。有所能而相形則疾生焉，吾若能而相形乎？無也。有所專而相攘則乖作焉，吾若有相攘乎？無也。又有冥冥似蹠、昭昭是飾，彼直剛者聞而惡焉，斯讐矣！吾若皆昭昭其行者也。又有蠅聲蚋迹、諂諛易惑，此邪暗者聽而疑焉，斯間矣！吾若皆不惑其聽者也。夫五者，

³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世宗實錄〉，《明實錄》，卷8，頁291-292。

³⁴ [清]王楷等修，張萬銓等纂：〈藝文〉，《祁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卷7，頁577-581。



無一於是而有是未伸焉！何哉？我知之矣！吾質本柔也。吾筮仕焉！懼其和而流也，吾故矯以嚴焉！欲厲己也，而不知其病於人也；欲伸己也，而不知其屈於物也。夫人既病矣，則情何暇於我乎；物既屈矣，則義何敢於我申。此矯枉之太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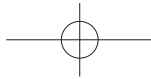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吾思而得其道焉！寅察之處，其以和為貴乎？蓋不可敬以為異也。故曰同、曰協、故曰爾惟和衷，然而非流也。其以敬為主乎？蓋不可以苟同也，故曰寅恭，然而非嚴也。敬以為主邪？以行之，故其道為休戚相體，為可否相濟。惟相體則雖厲己而人不以為病，故其情易孚；惟相濟則雖申己而物不以為屈，故其義易申。情孚義申，夫然後善可聞而過可改。相遷善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為和德，藹諸一堂為和風，播諸一郡為和天。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羣小不能間。夫然後吏有所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悅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為熙協，其感召也為禎祥，斯可食茲祿、長茲民矣！匪『和敬』，曷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踏然若不安焉！既嗒然若自失焉！既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某質剛類而病隘，請以和為教矣！」良佐起謝曰：「某質柔類而病流，請以敬為教矣！」予曰：「二君其亦有懲乎？雖然，盍兼之，庶無吾初之過乎！」二君復起謝曰：「然，請銘於斯。」則顧諭諸予，乃為銘而記其說，銘曰：匪敬則慢，匪和則散。敬則純一，和則統同。匪徒宮箴，作聖之功。（正德辛未〔六年，1511〕冬十月望日，餘姚橫山徐愛書）³⁵

2. 〈春日訪王從善於習池〉³⁶

高人著鳳中，長嘯習池濱。有時帶風月，耕罷鹿門春。
隣德惟關洛，傷心到漢秦。茆亭留客訪，莫更入深雲。

³⁵ [清] 梅郎中：〈藝文志·記〉，《祁州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 19 年刊本），卷 9，頁 22。此紀年資料承林勝彩博士告知，謹此致謝。

³⁶ [明] 吳道邇纂修：〈文苑三〉，《襄陽府志》卷 45，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臺南：莊嚴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96 年），第 212 冊，頁 651。此詩內容應是《橫山遺集》中〈習家池訪玉承吉〉詩，但文字有出入，見 [明] 徐愛著，錢明編校整理：《橫山遺集》卷上，收入《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頁 41。



3. 〈宜城道中〉³⁷

雲薄春風未盪胸，乘軒差向鹿門踪。宜城且帶蒼烟入，太岳還迷碧樹重。
草綠波前牛欲飽，歌新花外鳥時供。獨憐茆屋陽遲到，春省諸侯嘆孰逢。

4. 〈界山道中〉³⁸

踈林列戟石為城，岩磴霏微煙草橫。野鳥迎啼如愛客，山花開滿不知名。
白頭枕戶茅簷晚，稚齒采溪蘋藻明。更得門前車馬斷，便當與子締鷗盟。

三、錢德洪佚詩文輯錄

1. 〈申籲修錢王祖祠疏〉節錄³⁹（嘉靖十六年）

崇德千乘鄉有武肅祖祠，書翰碑石存焉。忠懿助宋削平江南，遂挈家屬朝於汴京，而妃薨皂林，葬依祖祠焉。後忠懿薨於洛陽，追封秦王。百姓悲妃勤王野死，哀王去國不返也，乃建秦王行祠於墓後。蓋表王歸順誠心，不忍戰鬪其民，故注情於妃墓，而尊號曰苾，義至重也。榮國公至崇德，令族屬錢鵠轉主祭掃。

2. 〈諸暨縣廟學告成記〉⁴⁰（嘉靖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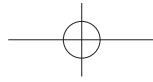
姑蘇徐君子旋以進士宰暨，至則憫夫民俗之弗協也，人文之弗振也，夙夜憂思，乃喟然歎曰：「吾欲政先風化□，士誰與哉？」惟時廟學圯壞，顧歲弗登，役未易興也。乃先緝紫山精舍，請于學政文谷孔公，掄秀茂廩食之，循其舊

³⁷ 吳道邇纂修：〈文苑四〉，《襄陽府志》，卷46，頁697。此詩內容應是《橫山遺集》中〈宜春署壁二首次韻〉第一首，但文字有出入，見徐愛著，錢明編校整理：《橫山遺集》卷上，收入《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頁38。

³⁸ 吳道邇纂修：〈文苑四〉，《襄陽府志》，卷46，頁703。

³⁹ [清] 錢日煦編纂：〈祠宇彙誌〉，《錢氏家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1986年《中國家譜》2B-88），第9種，頁8-9。《錢氏家書》記云：「錢王祠……嘉靖十六年，裔孫錢士元、德洪等又請於巡按周公冷堂，即命知府湯紹恩重建。」見錢日煦編纂：〈祠宇彙誌〉，《錢氏家書》，第9種，頁10-11。

⁴⁰ [清] 陳適聲，蔣鴻藻纂修：〈金石志·輯存〉，《諸暨縣志》（傅斯年圖書館藏宣統3年刊本），卷44，頁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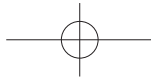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學，誘以微旨，而屬訓導侯崇學、陳頊，日夕礱之，士乃翕然以興。明年歲復大侵，君夙夜憂思，又喟然歎曰：「吾欲脩起黻舍而民病若茲，吾聞歲饑役民可佐元元之急，吾將乘茲事事矣！」乃盡捐歲俸，募饑者赴役，於是懸貲一呼，餓夫蟻集，邑之向義者又皆朋來相役，君乃屬丞李之茂及典史陳儀董率之。於是脩廟庭，脩兩廡齋堂廡舍，脩六經閣，徹其壅闕，復閣後射圃之沒於民者，榜其門曰「觀德」，徙學門於靈星門左。中闢甬路，建啟聖、鄉賢、名宦諸祠於甬路左，新敬一亭於諸祠前，亭前疏為方沼，周以曲欄，規芹湖千尺以為泮壁。左平齧蝕為岸，右絕窪水為堤，環植嘉木、石欄亘之。復城北故塚數百丈，導芹湖之水入於浣江。始於嘉靖乙巳三月腓，用土木之工凡若干，饑者奮於得食，義者喜於奏功，不匝月而工遂訖。於是規制中程，丹牖增煥而廟學大治矣！

初，暨士以比歲科薦不與昔等，乃病學制不法，議欲遷之。君為相地卜新弗食，故則食，至是用卜，底於成績，士皆快觀，翕然頌曰：「何侯之能拓故為新若斯耶？侯於造士之心，庶其慰矣！」予曰：「二三子思有以慰侯乎哉？其蚤夜自奮，庶幾有三代之英者應期而出，以為世用，是足以慰侯矣！」皆再拜曰：「敢弗祇若茲訓。」侯乃大會師生賓幕，召襄役者，脯而落之，遣受募之民歸使就麥，觀射於後圃，張組於前楹，登閣以延山，臨湖以瞰流，環堤橋而觀者數千人，乃大和會。是月丁未行釋□禮，告厥成功。大明嘉靖二十四年歲在乙巳夏四月望，餘姚錢德洪洪甫撰并書。

3. 〈陽明先師詩刻序〉⁴¹（嘉靖二十七年）

德洪索居海隅，念哲人之既遠，懼舊學之無徵，乃偕王子汝中，求輔四方同志。舟抵蕪湖，訪何子性之於行臺。時何子門人葛璽數十輩，翦然來集，相與登覽嘉麗，究折舊聞，油油然樂也。夜宿蠓磯，見陽明先師二詩於壁間。明晨循水涯，復見紀時手刻於石上。恭誦之餘，慨然興感。夫二詩作於弘治

⁴¹ [清]柯願：〈序〉，《蠓磯山志》卷上，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7冊，頁438-439。序名為筆者所擬。此序之前有「緒山錢德洪且齋王辰進士嘉靖戊申」，可見著作時間是嘉靖二十七年。此序是錢德洪與王畿聯袂出遊，到了蠓磯山，見到陽明〈登蠓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詩而作的，其中劉石門為劉淮，《蠓磯山志》亦有詩留存，韻腳亦同。序中何性之為何廷仁，號善山。



之壬戌，正孝廟全盛時也，顧有崩頽即今之憂。石刻紀於正德之庚辰，武廟南征，正人情洵洵之時也，而顧閱覽徐行，刻石紀歲，若將無介於衷者，抑何說也？

夫自壬戌距正德改元，才二三歲耳！遂有逆豎亂政之禍，寧藩倡叛之謀，幾危社稷，崩頽及今之憂，是豈有所逆觀而然耶？南征之日，權奸懷蓄異圖，誣構忠良，先生趨行在，蔽不得見，漂泊江上遊。假宴遊之跡，若處以無事，卒之潛消奸謀，默定禍本，而身亦得以保全。則石刻之紀，又豈一時漫遊寄興者為也！炳幾於事變未形之日，息患於禍機已著之後，吾於先生是重有感矣！行將登九華、涉匡廬，與諸同門合併為公，以終先生未盡之志。知先生閱歷之地，所紀當益多，而所以興感者，當益深也。因謀何子，刻二詩於瑯碑，傍石刻而亭其上，敢僭序事委於下方，後之讀是詩是刻者，知良工苦心，亦以見先生臨機應變之略，皆實學所徵也。

4. 〈萬鹿園修路題詞〉⁴²（嘉靖二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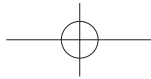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玉山砌路之舉，鹿園憫僕夫行路苦艱也。初議時，人憂功浩難成，予曰：「在得人耳！」既而選於道眾得明曉，僧眾得天霖，人曰：「得人矣！」然工浩難成也。予曰：「在辦〔辦？〕真心耳！」今己酉二月，予自廣游，過是路，將畢功，且建亭宇以休憩倦客，曠然成勝概矣！噫！能辦〔辦？〕真心，事無有不成者，吾黨辦〔辦？〕真心以為學者，其亦有不成者乎？

5. 〈峴山社會圖序〉⁴³（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庚戌仲春二十二日，洪自武林寄書一蒼唐子，將尋峴山之盟，在湖州南郭，距武林二百里，非易日不至。晨發北關，葦航布席，迅風如駛，未晡時，忽見峴山，余訝曰：「是何神速？」一蒼聞余至，喜而迎曰：「兄來時哉！明晨為社于峴山，諸鄉老至矣！」洪曰：「異哉！天假片帆，詎知有異在茲耶？」

⁴² [清] 萬承式、萬福纂修：〈遺蹟考〉，《濠梁萬氏宗譜》卷 14，收入《清代民國名家譜選刊續編》（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年），第 107 冊，頁 863。

⁴³ [明] 張睿卿：〈社會上〉，《峴山志》卷 4，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34 冊，頁 9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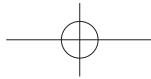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明發登峴山，見同郡而至者十人，主期會者顯然白髮，尚書公石菴蔣翁也。有越省而至者一人，昆山石川張公也。有越郡而至者一人，海鹽東濱徐公也。東南同志聞峴山之社久矣！去年秋，洪與龍溪王子將趨會，以事阻弗克。今日之會適出不意，而座中皆東南名流，況中間故舊，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至十年，有不及一見者。一旦即席晤語，登高擇勝，雅歌微吟，神飛意動，思不自禁，乃執爵而頌曰：「博哉！斯會之義乎！可以廣思矣！古之君子，出則以身明其政，入則以身明其教，毫不亂禮，耆不倦德，亦其所程也。」石翁年幾衛武，執禮秉德，終日欽欽，翁老矣，其志且然，則年有少於翁者，其能以無思乎？一歲二會，迹雖若疏，然未會思會，既會思離，會以考德，離思定業，精神常若流貫。況春秋二社相禪，離未久，會倏至，則競時歲、惜景光者，又能以無思乎？朝無老成，鄉乏耆德，有國之憂也。風化不新於天下，動率者無其人耳！諸老顯然在位，子弟不敢乞言而心自肅，則觀化於下者，又能無思乎？世好下趨，名驅利逐，惟日不足，越數百里趨會，非理舟楫、具資斧、行假歲月不至，二公越省越郡惠然來思，則為婢子牽裾，老死尋丈之間，不能一出戶庭以通天下之志，聞二公之風，又不能以無思也！夫會以考德，則德日起而會益親，是知今日峴山之會，非特備耆英、樂真率為一時燕好也，百世之下，苟同斯志，想見遺事，其又能已於思乎？夫一會舉而眾思集，所以宣風教、貽後世，敢不祇勛以無忘吾子之言，乃出繪圖，請書之，以徵夫將來者。

6. 〈漸齋詩艸後序〉⁴⁴（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漸齋《詩艸》者，余同季友趙子衡尊人參政公所作也。公名漢，字鴻遠，平湖縣人，漸齋其號也，《詩艸》凡若干首。余未仕時，即聞漸齋名矣！嘉靖壬辰，與子衡同殿對，論學有契，往來日數，故得盡叩公平生。及余裒歸農，公先謝政家居矣！始得操几杖以從公遊，挹其風致，與平日所聞，殊不相似，心甚訝之。公自推盱江都諫工科，出參西藩之政，綱條節概，振策紆謨，表表譽聞，炳耀當世。今與公居，嗒然若據稿梧，若御冷風，瀟瀟物外，如平生與世不相涉者。叩其蘊，武庫珍藏，非得其烏輪，則絨滕深錮，淵然

⁴⁴ [明] 趙漢：《漸齋詩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8 冊，頁 5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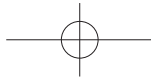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莫測其端。與之久處，令人渾脫垢污，曠朗沕穆之鄉，容與沖虛之業，蓋不知天地之深，與萬物之彙萃也。夫由菴所聞則如彼，由今所見則若此，抑何居邪？

今季夏，子衡遣二子秩、程遺公《詩艸》命余序。余受讀之，起而歎曰：「噫！公其知道者乎！夫道無定方，隨時變化，四時之運，發散翕聚，錯行而不悖者，時也。公之道，身與時俱，行與職異，故其為文也，辭與情遷。義皇之世，恬漠無為，三代之教，禮樂政治，時在無為，無為即道；時在政治，政治即道，無定方也。後世道術不明，慕義皇之世者，離絕民義，窮索隱微，自謂獨悟性真而不知日已遠於倫物，佛、老之學是也。慕三代之制者，泥情器數而不知推本於性命之微，逐逐芻狗土苴而無資深自得之實，世儒之學是也。公當少壯有為之昔，身任三王之治，遼志職思，必求自盡而不以為勞。及謝政桑閒，與昔休止，游心淵決而不以為逸。如造化錯運，屈伸維時，非其通方於道術而不擬其迹者，其孰能與於斯！」余讀公〈夢石僧〉詩，謂：「聖人之道，以實心行實事。佛氏說心說性說命，吾未知其異同，但力求自得。道體之真，雖老而不倦耳！噫！此公之自狀平生，晚季悟道深而人莫之測者歟？」公聞而笑曰：「之言也，是邪？非邪？吾不得而知之。吾率吾性焉已矣！」於是二子請書以復，使世之讀《詩艸》者，因其文而得其人，庶於余言為有徵。嘉靖乙卯秋九月望，餘姚錢德洪書。

7. 〈惜陰會語略〉⁴⁵（嘉靖三十六年）

余昔自戊申，嘗與龍溪王子赴青原復古會，今九年而再至，見窮鄉邃谷，雖田夫野老，皆知有會，莫不敬業而安之，是豈笑貌聲音之足徵乎哉！蓋吾師以人人同得之心啟之於前，諸先達以人人同得之心發之於後，諸父老子弟以人人同得之心率之於躬，故導之而從，鼓之而奮，以有今日。夫道有本，教有端，入而得，行而成，諸子弟夙膺父師之教，亦嘗究極師門，知其得之之不易也，尚思其有入乎？物情世故交錯於前，其能卓立不反，亦將有所得

⁴⁵ [清] 姚濬昌等修，周立瀛等纂：《藝文·雜著》，《安福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8，頁1965-1966。此文已收入錢德洪著，錢明編校整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文錄》，收入《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頁177，但文字上有很大的不同。



乎？苟有得矣，妙詣獨造，亦可通之於夫婦之愚乎？法行於當時，亦可傳之於後世乎？夫學不及微，非入也；遇物而反，非得也；人我未同，非行也；無傳於後世，非成也。不究其初，無以見斯道之明；不要其終，無以考斯學之相引於無窮，此先達之所諄諄，亦諸子弟之各思其職者也。

8. 〈峽江縣志序〉⁴⁶（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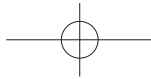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古之人，政行於一時而澤流於千百世。夫一時之政，烏足以及千百世哉？有千百世之心也。心忠者，宰乎天地民物者也。無久暫、無遐邇、無古今，通極而無間者，心之謂也。故君子身在於當時，而其心則究乎千百世，雖沒世而民不忘焉！得其心也。予讀《峽江新志》而知石菴何子之善推其心矣！峽江者，臨江郡新立邑也。石菴子以府倅視邑篆，纔數月耳！興利剔蠹，政整民和，翕然與邑命維新焉！乃歎曰：「民心易治若此，吾焉得使民久安吾治乎？」乃稽往事，視將來，創為《新志》。山水人物、租賦庸調、政體風化，乃三屬意焉！以告新令尹，使之開卷，而一邑之政，掌可示也。噫！豈非身居一時而心究於千百世乎？

東廓鄒子、念菴羅子聞而言曰：「《峽江新志》，何子署政，且報政不出數月，而文足以表世，是何神也？」乃取其《志》相與序諸首，以相其成。予赴青原同志會，與石菴子晤言於同江、永和之間，見石菴子氣溫而志剛，心仁而政肅，與之論學，及「人心道心」之旨。予曰：「人心道心者，一念之分也。道心發於天則，不動聲臭，故曰『微』；人心生於有我，歉然不安，故曰『危』。『一』則純乎道心而無二也，『精』則惟恐有人心之雜而不忘精擇之功也。念念精擇，念念純一，此堯、舜相傳之密旨也。」石菴聞之，灑然若有宿契焉！乃知石菴子之政得於學矣。夫學也者，所以純其心也。千百世之心者，有千百世之學也。後之治斯邑者，思其政則思其心，思其心則思其學。噫！石菴子之澤，庶其流於千百世而無窮矣乎！

嘉靖己未秋七月廿五日，餘姚緒山居士錢德洪書於玄潭觀之雪浪閣。⁴⁷

⁴⁶ [清] 喬大椿等修，王金英等纂：〈卷首〉，《峽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頁13-16。

⁴⁷ 此記年用康熙刻本補，見[清] 佟國才修，謝錫藩等纂：〈卷首〉，《峽江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第22冊，頁11。

9. 〈鐵券記〉⁴⁸（嘉靖四十年十月）

洪武二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大建武功，定勳行賞，下禮官議鐵券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唐和陵時嘗有鐵券賜錢武肅王鏐，其十五世孫錢尚德實寶藏之。上命使者訪焉！臣尚德奉詔，積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李善長、禮部尚書臣牛諒、主事臣王肅觀之。上情豫悅，明日賜宴於中書省，命鏤木為式，還其券與像，仍以禮敦遣之。三十一年，十六世孫錢克邦以大臣薦赴闕。正月十五日吏部引見，因以錢氏納土至今尚存，諭北方歸降者。十八日引見東宮殿下，亦問到今幾代，恩諭備至，遂授江西建昌府知府。後都察院查勘任內稅糧，其子錢汝賢持券像詣闕自陳，都察院引見奉天殿，欽奉聖旨：「著孩子靠前來。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道太祖、太宗是個真主，便將土地歸附，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二日，禮部為禮儀事，欽奉成祖文皇帝聖旨：「唐宋時封吳越王錢鏐的鐵券，他子孫見收著，恁部家差人馳驛去，同他親人來看。欽此。」差行人曹潤至台州府，十七世孫廣西左參政錢性，同行人捧券馳驛上京，蒙御覽畢，以禮遣還。

欽差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憲。欽差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崔棟。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袁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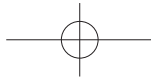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冬十月吉旦，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吳越武肅王十九世臣德洪謹識。

10. 〈宗譜序〉⁴⁹（嘉靖四十四年八月）

自魏國忠靖公修輯慶裔譜圖，倫次秩然。厥後遭元之亂，宗姓南北奔竄，室家焚蕩，而宗籍不守。惟吳與越券冊譜像，哀然獨全。然吳譜有續而惟詳於吳，越譜有續而惟詳於越，不與吳越者俱不及焉！洪自入仕以來，四十餘年，

⁴⁸ [清] 錢槐等輯：《誠應武肅王集》卷5，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13冊，頁197-198；亦收錄在錢日照編纂：《墨寶款識》，《錢氏家書》，第5種，頁6-7。

⁴⁹ [清] 錢培楨纂修，國家圖書館分館編：《德洪公序》，《錢氏世譜》（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第37種），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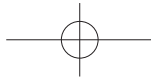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承父口傳，稽之舊譜，爰徧詢諸族，必親至其地，親覲其人，親觀其風籍，親核其鄉人，而後取其譜而證之，信其人不疑其譜。然亦有其譜殘缺而口傳有自，則信其人不疑其譜。亦有譜牒足稽，其子孫不競，則信其譜不疑其人。於是據其口傳以徵吾父平日之所聞，則其斷者可續也；因其譜之殘缺以參吾之舊譜，有徵焉，其缺者可補也；然其譜雖可據而吾未至其地，則存其圖而不敢錄，闕疑也。蓋傳信傳疑，史有闕文，興滅繼絕，亦三代之遺政。故通吳越以及各省搜輯族譜，殆將大統同、聯族脈，發先德之休光，啟後昆之似續焉耳！噫！以我王祖千百年之遺澤，而遐邇子孫，裸將於今日，數十年之精神，而諸侯倫序、燕序於一堂，非世延文獻，奚足取證。後之展閱是圖者，其無忽乎哉！嘉靖四十四年八月穀旦，武肅王十九世孫德洪百拜謹述。

11. 〈黃石田墓志銘〉⁵⁰（嘉靖四十五年）

嘉靖丙午，予主教於紫山書院，時門人黃璽、鄺琥、應思敬，以學試孔文谷天允、徐令履祥命，來聘于姚。璽與其弟璧、璋相隨，問學靡懈，將若有所聞者。予嘉之，問其所自，對曰：「璽等獲事師門，承父命也。」曰：「爾父誰氏？」鄺琥曰：「石田先生氏。」予問如何？對曰：「先生秉質天成，不事學慮而行自程，不事彫琢而器自形。少年讀書，聞一格言讜論，必求諸心而程諸事，雖綜核百事，不以誇文美也。事於父兄而父兄悅，處於鄉人而鄉人悅，人人各得其情，非所以崇鄉譽也。剛毅嚴恪，與人無假，雖君子見之，畏其嚴而不敢怠；辭遜謙抑，與人同過，雖小人見之，化於德而不敢欺。賢愚皆得，非所以媚世好也。」予聞之，訝曰：「有是哉？此古之聞人也。請徵其實。」思敬曰：「先生有弟，弱而愚，父母恒憂之，先生出私貲以腴其田業；無後，則以次子嗣之；既早世妻嫁，則公其田產而不之私，其怡親志也每如此。鄉人有以事敗者，先生面折之，其人愧悔思改，則憐其志而輔翼之，又從而褒揚之，其取人之善類如此。府司李陳侯讓、邑侯張行吾、學師尹一仁首建紫山書院，講明王氏致知之學。當時方諱言學，聞者莫不駭且詈。先生獨不疑，曰：『講學以指吾良知，明吾所有也，夫何疑？』乃身率

⁵⁰ [清]沈椿齡等修，樓卜壘等纂：〈藝文九〉，《諸暨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40，頁1886-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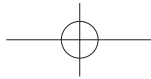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子弟，崇信師教。今日通邑之雲集師門者，皆先生倡於前也。嘗云：『教子舉業以求進，豈專以科第為榮哉？求其進，思量其所入，得其志，使善其所由。若徒以美文辭、博記誦，縱盡得其所之，將何以繼其終乎？』於是璽也，博學而不求聞於時，其尚志有如此。先生首讀《論語》，即曰：『學習將以求心之悅樂，毋藏愠焉已矣！若不見悅樂，徒怏怏以尤人，學何事哉？』予嘆曰：「古稱巖穴多奇士，先生其人哉！予徧遊天下，見都會之士多浮，山居之士多慤，為耳目無所牽，得完其真也。使先生而並列於師門，如出壙之金，火力一至，即成足色矣！」今年八月，璽趨天真，見予而泣曰：「吾父違世十五年矣！昔嘗獲知於門墻，非得先生之文，不幾以掩其幽。」予聞而惻然曰：「鄉乏老成人，何以範俗？先生之行，可以表世，予為爾銘。」按先生諱池，字蓄之，號石田，其世祖有諱汝楫者，善教子。五子登甲第，宋高宗有御詩贊曰：「昔日燕山竇，今朝浣水黃。」先生即其裔也。晚年鍾世業，欲推明文公《家禮》，延賓冠其少子璋，立祭田，開義塾，鄉之子弟盡習三王之道，以成其俗。惜丁亥遭回祿，不得盡酬其經畫而歿。取翁氏，子五。長即璽，入胄監，授王府經歷，孫文充、文言；仲子瑩，孫文煥、文耀、文煒、文燧、文增；季子璧，庠生，孫文尚、文光；四子玠；五子璋，孫文瀾、文德、文清。一女適靈泉朱格，任增城縣幕。孫女五：長適東隅袁，次適東隅陳，餘尚幼。先生生於宏〔弘〕治癸丑正月廿四日卯時，卒於嘉靖壬子四月初三日丑時。以丙寅九月十九日塋開化鄉大門靈芝山之原。銘曰：質以天成，學以質明。如金在壙，纖滓莫撓。有子繼志，邑人思興。賚志未就，動垂法程。靈芝掩土，其輝自呈。子孫千億，林立雲初。達人奕世，慰此幽冥。

12. 〈諸暨縣修建廟學記〉⁵¹（隆慶四年九月）

賜進士第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兩奉特詔進階朝議大夫致仕餘姚緒山錢德洪撰文。賜進士第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提督學校廣東按察司副使南京吏科給事中餘姚紫塹陳塏書丹。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撫民右參政山陰柯峰張思聰篆額。

⁵¹ 陳通聲，蔣鴻藻纂修：〈金石志中·輯存〉，《諸暨縣志》，卷44，頁1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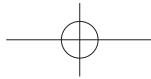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予昔講學紫山書院，暨生出湖山尹子〈求放心說〉請問，緒山子曰：「心為天地百物之靈，主宰乎天地百物者也，故心存則主宰靈，家國天下得其理矣！治之所由出也。心放則主宰昏，家國天下失其□矣！亂之所由生也。堯、舜立萬世聖學之宗，兢兢業業以事其心，故其光被四表，格上下，五典從而萬邦協；三王丕顯，待旦以至日中昃，乾乾不息於誠，故三代之政，後世莫及焉者！得心教也。」於是諸生皆知誦法師訓，求其心而不敢放。

隆慶丁卯，石渠梁君以進士出宰暨。其為政，以開悟人心為本，潔身深德，貞志立教，未朞月而政平民熙。日進諸生於館下，語之曰：「爾諸生嘗聞求放心之學矣！寧知求放心之外，無遺學乎？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未立作聖之志也；放其心而後知求者，未悟聖學之微也。精底力造，洞悟性真，始知此心不容一刻之放，而亦無心之可放，斯謂能求其放心已矣！」於是學諭王子汝振偕其察廖子致道、畢子諾，相與興發此意，諸生颯然，學知所宗。君迺大恢廟學規制以居師生，當道以最薦，趨臺選而去。三師遺書於洪曰：「梁侯臨政之美，不勝紀矣，而政莫大於脩崇廟學；修學規制之美，不勝紀矣，而學莫大於啟悟人心。暨學自徐古石重拓舊制，而士之科貢不絕，邇年規制漸廢，士亦不顯。繼事者乃謀遷學於郭外，侯相度新宮，風氣不聚，且師生不可以野處。舊學自設科以來，前輩名賢繼出，邇來文章諫議，表顯當時，亦奚病而改作。特制度虧缺，不可不講耳！迺請於當道，屬縣尉曾君應祜引南濠之水入泮池而通北濠之塞，出污納新而池影澄璧；豎樞星門以臨池，與白楊文筆遠近輝映；樹崇樓於右翼，以補良方之缺。修建廟廡亭閣，垣圍庖湑，燦然大備，皆捐俸貲，上不輸公，下不損民，不數月而工告成。時有長山文光數十丈之禎。諸生陳相、沈資走天真，請予記。予昔嘗與徐子作〈廟學記〉，迺序經始之詳而未及論學，今石渠若將有啟予者，迺為詳序論學之端而畧其制，使諸生知侯之修學非為觀美，將以求得其心也。遂為記，時隆慶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吉。諸暨縣丞冒承祖、主簿彭懷初同立。

13. 〈客星紀略序〉⁵²（萬曆二年八月十五日）

⁵² 嚴壽祺編纂：〈藝文前編〉，《姚江下河嚴氏支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1986年《中國家譜》2B-99），卷2，頁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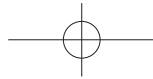


《容星紀略》者，允齋嚴公集獻言以徵世德也。羊裘釣叟與天子共臥，而容星帝座焉！豈偶然哉！蓋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先生之於光武，友道也。君臣師友，其義一也，不可偏廢也。光於史冊，後人避之，因以名其所居之里曰「容星里」，歸藏之山曰「容星山」，山前有橋曰「容星橋」。而家之祠、墓之庵皆是以是名矣！代遠道喪，勢競風漓，表墓式閭，跡稀響絕，無惑也；亦其支庶僑散兩浙，燕石罔辨，文獻孰徵。佞者藉以誣正，而強右售弋，莫之抑矣！允齋懼而輯《內紀》，《內紀》成則源委著，偽者不得亂真也。又輯《外紀》，《外紀》成而先生之學、平田之蹟不可得而泯也。又作《續紀》，敘後系以辨昭穆，志近蹟以昭繼述，欲使後之視今若今之視昔，其不匱之思乎！總名曰《紀略》，猶歉於未備也。然觀此者，尊尊親親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予乘秋清，訪允齋於嚴公山北之退谷山房，談仁義之學，而工人鈔《紀略》將竟，遂為之題諸首簡云。大明萬曆二年甲戌秋八月既望，緒山錢德洪序。

14. 〈辭別何吉陽書〉⁵³

湖山浪跡，忽逢雅會，塔中晤語，仰見千古道心，不肖何幸遂此傾渴。慶慰！慶慰！所論靜坐工夫，邇來與同志言，更覺何如？先師過辰州時，亦嘗以此立教，謂：「學者平昔放心未收，借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謂：「人有世情俗染，積集於心，如斑垢駁蝕之鏡，必須先知刮磨，盡去駁蝕，復還全體，而後纖塵不容，纔拂易去，乃謂至此已是見得仁體矣！」後歸越，朋友有以是問者，曰：「吾在南都已前，俱以是方為學者入門一著，學者一時晤見本體，頗收速效，後見漸落喜靜厭動之病。蓋是意原從靜坐中得來，一涉多事，便覺紛亂，不在紛亂中體悟真體，卻罪靜坐未足。又思靜坐以求之動靜，不成片段，邇來『良知』二字，更覺簡易直截。良知一明，無動靜可分、

⁵³ [清] 陳廷鈞纂：《安陸縣志補正》卷上，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冊，頁521。縣志於此信後有一按語云：「德洪，號緒山，錢武肅王十九世孫，浙江餘姚人，王文成公高第弟子也。又有〈復何吉陽論未發之中〉一書、〈論老子之學〉一書，又〈復何吉陽、鄭東泉、張浮峯、王敬所、陸北川、黃滄溪講學〉二書，俱載《緒山全集》，文繁不錄。」其中〈復何吉陽論未發之中〉已收錄在錢德洪著，錢明編校整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文錄》，收入《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頁154-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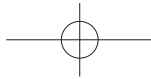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無物我可問，雖千事萬感，良知妙應，莫非帝則；雖毫髮邪妄，良知炯然，無容住著。此真所謂『赤日當空，而陰崖鬼魅自無遁形矣！』向欲舉此求正，客冗未盡披露，如何？如何？

15. 〈緒山講院會籍〉⁵⁴

德興王生守勝、嘉會程生一麟、祝生眉壽，率其會友，躋懷玉，問所學焉！日侍講席，若將得所省也，相與謀曰：「吾嘗谷處僻陋，不聞君子大道久矣！今幸見先生，吾心如揭雲霧而見天日，朗然光霽，足破千古昏憒矣！使吾常日侍顏範，奚疑於嚴憚之資，若退而索居焉，其能免移於舊習乎？」遂相鳩工，築精舍於文川之陽，立日月以為會期，且乞予一言，懸諸會堂，省誦之，庶其肅眾志而相厥成乎！予聞而心悅，未之與處也。他日，予赴青原同志之期，程、祝二生偕陳生維新、潘生應奎，侍予於南浦，復申前請，予唯之而未與處也。既還懷玉，釋奠先師，告歸。守勝等數百里跣足徒步，扶予歸，與過草坪，抵常山廣濟溪上，復申前請，予唯之而未有與處也。

於是程、祝二生復偕陳生維新及徐生，侍予歸姚。予進四子而言曰：「爾諸生謂吾言之足以肅眾志而相厥成乎？譬之吾穀，吾言者，種植之方也；播種耨耘，敏厥終畝，以收刈穫之功者，己之力也。吾言復奚與乎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示民知所承也。子與子曰：『有所待而興者，凡民也；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興非病於凡民，病其興而有所待也。夫乞言亦待也。興也者，性之不容已也，作聖之機也。機存於中，隨感而發，日用於是而不知者，凡民也；無俟於感而機自不已者，豪傑也；不容自己而不息其功焉，豪傑而聖賢也。今諸生築室以圖會，徒跣足以忘勞，千里而侍予者，皆性之不容已也。苟得其性，則築室圖會者，勤切磋也；百里徒跣者，堅初志也；千里侍予者，精所人也。果若是，則雖離予於千里之外，猶常侍於几席之間，羹牆立與，恆自見其真面目焉！復奚待於言耶？苟非自得，則待予而興者，能無離予而返乎？誦予言而興者，豈無違予言而背乎？予之不貴於乞言者，非有所隱也，欲諸生自知所承也。」四子聞之，惕然躍，省然得，默默者久之，

⁵⁴ 沈良弼修，董鳳笙纂：〈藝文志·文徵·雜著〉，《德興縣志》卷9，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冊，頁486-487。



起而謝曰：「今日始見先生真面目矣！奚待於言然哉！」雖然諸生之乞言者，非自為也，將以肅眾志也。予又奚惜於言，乃為之書，使歸而懸於會堂，庶幾相期以有成也乎！

16. 〈敬愛堂記〉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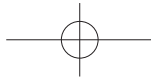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太學生吳汝功甫築室於永豐之太極鄉，塏爽面陽，階位既就，名其堂曰：「敬愛。」見緒山於北雍，及愛敬之道焉！緒山子曰：「善哉！子之名堂乎！」吳子曰：「成嘗事吾大父敬齋公，飭恭謹節，式閭里，一峯羅子稱之曰：『能敬。』吾父愛園先生，體國惠家，志存經濟，晚事休暇，報甕以適，雙江子嘗為號曰：『愛園。』故愛敬之取吾堂者，志先德也。」緒山子曰：「善哉！子之名堂乎！可以論愛敬之道矣！」曰：「請問焉？」緒山子曰：「《記》有之：先祖有是美而弗彰，是弗仁也。彰之云者，非侈其辭說以誇詡於世也，顯之於身，以及天下，以及後世之謂耳。愛敬之道，始於孩提，形於既長，達於天下，通極於千百世，則種種桐禪，其生意之無窮已也。愛敬也者，人之生意也，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自親長以達之天下，良知良能之上，未嘗有所加也。有所學焉，培溉之以達其根，芟刈之以去其翳，無戕其生而已。今子幼得庭訓，芽甲全矣。去其翳以達其性，由是，雖通極於千百世，誰得而禦之，是在吳子也矣！」吳子拜手而言曰：「至哉！愛敬之道乎！成不敏，敢不夙夜以祇事！豈惟成也，將吳氏之世世，實豐其植，請記之以昭其堂。」

17. 〈二賢書院記〉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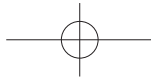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庵，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番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年間，偽學釁萌，

⁵⁵ [清] 王建中等修，劉繹等纂：〈藝文志·明記〉，《永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33，頁2263-2264。

⁵⁶ 沈良弼修，董鳳笙纂：〈藝文志·文徵·記〉，《德興縣志》，卷9，頁446-447。此文已收錄錢德洪著，錢明編校整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文錄》，收入《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頁173-174，但缺此處所錄下半段。



朝臣目端士為邪，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既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庵，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筆正言，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宏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氣節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習。」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與其友董銖、王過聯師樹聲，倡率同志。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庵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晦翁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啟來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晦庵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官，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晦庵為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鷲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故饒信、閩、婺同學日眾，珙與有力焉。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於世。寶祐以來，副使王佖及我朝知縣俞玘、許公高相繼立祠，以崇殷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匾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庵之學，歸以尋繹其祖訓，省如也。乃率其宗黨生員德美等，謀啟於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義焉。一麟、一龍、尚仁乃偕院生王守勝、王嘉會、祝眉壽等，追送予於天真，請記其事。洪維朱子蚤年志學，旁搜力究，剖悉精微，使門人即物以通理，因博以歸約。晚年靜坐，忽悟性真，自取逢原，沛決莫禦，乃喟然歎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若寄情於故紙堆中而期其豁然貫通，是猶採枝葉以綴本根，欲其血脈流通，蓋亦難矣！」是意也，當時門人未有承其志而敷明其說者。四百年後，吾師陽明先生追求先哲，乃得朱子晚年之悟，表為《定論》以告同志，而朱氏不傳之秘，復顯明於天下。但當二賢之時，天下方諱言學，朱子挺然身任斯道，及門之士又確守師模，飭身礪行，表著當時，施法後世。雖遭時擯斥，終身不用，不肯稍徇時好，以違初志。其艱難百折，扶植世教，千百年後，想望丰概，生氣懍懍，可謂難矣！譬之開荒啟廢，以成菑畲之田，雖未及五穀之熟，而收功於他日者，反追其原，豈不艱且大邪？洪嘉二賢之志，足以遺淑於後人，且慶諸生之舉，足以繼承乎先業，乃為之請於撫巡吉



陽何公、東泉鄭公、布政使浮峰張公、提學滄溪黃公，檄府縣以題其門額。噫！昔魯僖作〈閟宮〉，諸人頌其能順邦人之情。是舉也，雖其子孫之賢，亦以順上下仰止之情也歟？乃復為之記。

18. 〈墓墳祭文〉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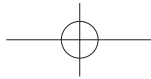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維王垂慶後人，七百有餘年矣！可教宗承末裔，二十有一世矣！然流風乎古者，倫敘不失乎當今。子姪蕃敷，若星之布列於九道；精神通貫，如水之同會於一源。豈非積厚流光，仁深澤固，勳業永著於人心，譽問相傳於不朽。當夫唐社既屋，宋郊未起，中原蕩析於巢兵，五季昏承於竄主。惟茲吳越，商無易市而農不休耕，士女嬉遊於歲時，桑麻遍沃於原野。國家□運，雖限百年，民不知兵，畫如一日。可教派別郡王，延族京口，念臨安之遺事，慨苔水之滌流。石鏡埋光，感哀猿於落日；錦鄉燕蹟，嘶石馬於悲風。所賴懷土未夷，走村翁之伏臘；壠楸新植，籍賢宰之封培。殘碑宛見於元岡，宗祏不迷於芳草。百年轉省，千里嬰情，舉酒臨風，陳詞涕淚。尚饗。十九世孫刑部員外郎德洪撰文敬祭。

19. 〈請復表忠觀疏〉⁵⁸

先祖吳越國三世五王，頗有微勳於兩浙。自表忠觀廢，而祀典湮；《五代史》行，而忠義隱。鄉邦父老，恒懷畏壘之思；郡邑諸生，每切明禋之請。不肖叨承末胄，世沐流光，執印券而思手澤之尚新，過頹垣而同父老之流涕。賴明公當政，再興趙清獻之遺風；文命覃敷，復表蘇文忠公之直筆。創置有地，廟貌聿新，使黃童野老，均輸伏臘之誠，雋髦青衿，獲與駿奔之敬。庶幾先王遺靈，不終飄飄於故土。不肖餘裔，尚得展省於明時，感恩思德，刻骨銘心，曷有窮已。謹編《疑辨》一集，奉塵清覽。萬賜俯燭，見千載之同心；共視落成，協一時之勝舉。士民慰念，後嗣光榮。

⁵⁷ 錢日照編纂：〈儀範繪真〉，《錢氏家書》，第2種，無頁數。

⁵⁸ 錢槐等輯：〈表忠觀〉，《誠應武肅王集》，卷末之3，頁173。



20. 〈自責〉⁵⁹

嗚呼昧學子，歲月待爾為。四十已無聞，五十聿在茲。
過時而弗悔，將同草木萎。虛聲不掩實，空談滋羣疑。
作室勤丹雘，而弗思築基。無曰莫予覲，爾心胡自欺。
無曰一念小，至顯發至微。無曰出無心，弗敬神外馳。
細行不足矜，終為大德虧。從欲多後悔，順理恒自怡。
北轅非適楚，却步無前期。千聖孰去遠，良知乃真師。

21. 〈寶壽寺〉⁶⁰

微雨山徑深，連岡倚危壁。登眺出雲岑，邈迤縣蘿薜。
古寺松檜陰，山房梯凳側。嘉朋曳履來，晤言恂良覲。
結念屬清樽，情深動歡趨。坎坎鼓聲淵，蹲蹲舞衣窄。
清嘯發孤峰，芳塵寄瑤席。雲散不知還，班荆坐月夕。
寧知後來者，相尋繼幽迹。

22. 〈五洩摩厓〉⁶¹（嘉靖二十二年）

五洩峩傾百尺流，半空雷動玉龍浮。來人莫惜躋攀力，不到源頭不是遊。

23. 〈奉陪水南張先生孤山宴集兼呈鱸山地主〉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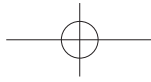
張公有雅好，我幸江上逢。擊棹競朝渡，直躡孤山峯。
主人設嘉燕，尊筯來江風。海霞浴赤日，萬里烟濤空。
憑虛立危壑，曠望接鴻濛。造化顯圖象，寓目皆天工。
靜對兩無語，百川自歸東。天聲發巖底，聽者凌寰穹。
不知繼游者，千載誰與同。

⁵⁹ 錢日煦編纂：〈詩詞聚珍〉，《錢氏家書》，第7種下，頁45。

⁶⁰ 陳通聲，蔣鴻藻纂修：〈山水志〉，《諸暨縣志》，卷5，頁13。

⁶¹ 陳通聲，蔣鴻藻纂修：〈金石志·輯存〉，同前註，卷44，頁數不清。

⁶² [明]王叔杲，張秉鐸修，朱得之纂：〈附錄〉，《靖江縣志》卷7，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13冊，頁1002。水南張先生為張袞（字補之，號水南，1487-1564），縣志中亦收其〈望靖江孤山祝近齋姑丈〉一詩，其中近齋即為朱得之（字本思）。



24. 〈題孤山〉二首⁶³

江興濛濛接海潮，村中籬落午烟消。孤山登岸賢人集，好為人間渡鐵橋。

百里鰲峯鎮地維，扶桑日上海潮歸。江風莫信隨波去，自有中流砥柱迴。

25. 〈郊行訪近齋先生〉⁶⁴

和風扇郊原，草樹綠成綺。欣然出郭行，偶過柴桑里。

新漲拍斷堤，初荷覆幽渚。隔岸桔槔翻，壠畔歌聲起。

農夫饁茂陰，殷勤話晴雨。令拙民亦安，地僻俗猶美。

高人川上居，開軒面流水。呼童具盤餐，相與論治理。

日斜命駕歸，炊煙滿墟市。

26. 〈長樂宗人留宴〉⁶⁵

樽酒相酬樂意多，先王世澤若江河。綺堂畫燭笙歌沸，疑聽當年衣錦歌。

山樓觀宴興無涯，千載相親共一家。誰道先王流澤遠，錢塘石馬臥烟霞。

27. 〈金波園中送鹿園先生入山〉⁶⁶

朝出湖上遊，暮宿烟霞寺。與君結初心，日辦山行事。

君懷五岳姿，遺我意如棄。振錫駕長虹，白露橫秋氣。

窮探會有時，萬里豈無際。收拾杖頭春，為我發幽滯。

28. 〈臥病萬年寺〉⁶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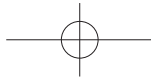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⁶³ 同前註。

⁶⁴ [清] 鄭重修，袁元等纂：〈詩〉，《靖江縣志》卷 18，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4 冊，頁 261。

⁶⁵ 錢王後裔在嵊州編纂小組編：〈詩存·外編二〉，《錢王後裔在嵊州》（嵊州：錢鏐研究會嵊州市聯絡處，1998 年），頁 215。

⁶⁶ [明] 萬表：〈附錄〉，《玩鹿亭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6 冊，頁 182-183。

⁶⁷ [明] 潘城編：《天台勝蹟錄》卷 3，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二輯）》（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第 9 冊，頁 241。



病夫高臥得天台，落木雲深是再來。三十峰頭借禪榻，月明飛錫下瓊臺。
一入天台便是僊，可憐塵世苦殘緣。三更月出夢初覺，真與人間隔幾年。

29. 〈登紫山〉⁶⁸

雲峰不可躋，邈地凌空碧。梯蹬臨丹崖，巉巖履危石。
絕棧蛛絲懸，連岡鳥道窄。俯蹈滄溟翻，仰攀北斗側。
凌虛振羽翰，飄鷄豁襟臆。我欲駕長虹，披雲叩元極。
沅湘煙水迷，蒼梧澗道隔。化城不可居，岐陽久寥寂。
茲意竟何如，臨風倚奎壁。

望望登高岑，芙蓉插空翠。躡足凌雲梯，峯頭振雙袂。
乘虛御八極，嗒然遺下塊。有客不能從，匍匐攀蘿桂。
初登跬步慳，臨高萬象會。譬彼始學人，窮探及高邃。
勿憚道路難，行行志竟逐。勉哉千里足，為爾正繯轡。

30. 〈攜諸生遊蟠龍岡值霧四首〉⁶⁹ 存三首

霧裏看山興不孤，蟠龍岡上互相呼。漫嫌坐失千峯回，還識當季混沌初。

萬壑泉聲天外來，白雪深處隱蓬萊。山容豈吝遊人見，只恐難為俗眼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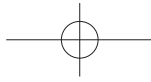
雨後千峯雲自開，玉瑯月色淨無埃。入山已斷歸時路，還有游塵帶得來。

31. 〈齊山歸贈柏軒丁丈同游五十人〉⁷⁰

⁶⁸ 沈椿齡等修，樓卜壘等纂：〈山川〉，《諸暨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3，頁166。

⁶⁹ [清]唐世徵等修，郭金臺等纂：〈藝文·詩部〉，《玉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0，頁830-831。

⁷⁰ [清]陳蔚纂輯：〈齊山湖〉，《齊山巖洞志》卷23，收入《貴池先哲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1年），第20冊，頁25。此詩又名〈贈吳審言翁名詡〉，見[清]張許等修，陳鳳舉等纂：〈藝文·詩〉，《蘭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7，頁1077。《貴池縣志》記云：「丁且，字惟寅。……聞同里李呈祥賢，師事之，既通，更從鄒守益、王畿、錢德洪、歐陽德諸君子



七十高懷學壯游，千峯踏遍放湖舟。隄橋月色歌聲發，笑倩兒孫勸酒壽。

32. 〈更洞名翠華〉⁷¹

千年洞在無人問，此日登臨始得名。莫道洞因名後顯，石門長對翠微屏。

33. 〈贈沈祐〉⁷²

日日清溪上，清溪不斷流。野雲依石壁，涼月近沙鷗。
靜後天機活，閒中歲月優。高情隨地得，何用覓瀛洲。

34. 〈昭慶寺講會示諸生〉⁷³

憶別溪山二十年，諸君音問亦蕭然。自慚真訣傳先覺，賴有斯文屬後賢。
巖閣虛無含晚翠，雲峰突兀倚遙天。湖南萬樹茅堂靜，好共新涼理斷編。

35. 〈觀濤先生像贊〉⁷⁴（嘉靖十一年）

曲水之嗣，少尹之繼。陽明之徒，方伯之壻。志向登庸，屢科不第。存養恬
真，樂道忘世。涵育三子，薰陶成器。兩望以詩名，兩懷以易名，兩涵以書
名，要皆賢父所致。嘉靖壬辰，進士刑陪〔部〕員外憲友緒山錢德洪贈。

36. 〈笑亭徐公贊〉⁷⁵（嘉靖二十一年）

遊。以私淑王守仁，轉相教授，大江以南，門徒最盛。」見〔清〕陸延齡修，桂迺衡編纂：〈人物志·儒林〉，《貴池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卷26，頁1552-1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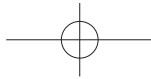
⁷¹〔清〕劉權之修，張士範等纂：〈貴池山川上〉，《池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卷6，頁340。《府志》記云：「左史洞，在山北濱湖，廣如深巷，懸如肺，滴如珠。左史，李方元也。」見〈貴池山川上〉，《池州府志》，卷6，頁339。

⁷²〔明〕沈祐：〈外集·贈詩〉，《淳朴園稿》（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7年刊本微卷），卷5，頁17。此詩作者署名為「爐峯山人錢寬」。

⁷³〔清〕釋篆玉：〈游集〉，《昭慶寺志》卷10，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58冊，頁564。

⁷⁴黃慶曾編纂：〈像贊〉，《餘姚竹橋黃氏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1986年《中國家譜》2B-29），卷首，頁68。觀濤先生為黃中心，字以靜。

⁷⁵徐華潤編纂：《姚江徐氏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1986年《中國家譜》2B-20），卷5，頁26。



君諱漢，肅夫公子也。學紹箕裘，良知冥契，所與友善者，獨陽明夫子一人。性辟于茶，情陶于詩，讀書中天，咏龍山二首，具載縣誌，名垂千載，而惜以庠士終。贊曰：生挺神奇，清高逸俊。心悟真知，道從先進。悠悠雅趣，茗啜詩成。蕩蕩襟懷，雪飛風迅。噫！天雖不畀之寵榮而名紀邑志，世與龍山共峻。嘉靖壬寅歲，刑部主事錢德洪撰。

37. 〈武肅王像讚〉⁷⁶

於鑠王祖，創業南服。允文允武，受天百祿。爰築海塘，浙民之福。功業烜赫，諡號武肅。貽厥孫謀，永叶三祝。十九世孫德洪拜題。

38. 〈受姓之祖泉府上士像讚〉⁷⁷

商彭城伯二十八子為周文師，為錢氏受姓之始。彭祖為三代國師，而周文又師乎公，則父子以聖學相授受，較然明矣。節錄〈彭祖閣碑記〉為贊，刑部員外郎裔孫德洪書。

39. 〈陽明先師像讚〉⁷⁸

昔侍師顏，相承以心。師既逝矣，相証以言。惟日究乎精微，見師造之淵泉。未酬師志，何以假幸。懼惟日之不足，庶相屬乎後賢。

40. 〈裘芝像贊〉⁷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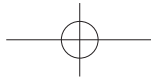
義門孫子真象賢，早年聲價何隆然。胸中萬卷飽今古，筆端五色生雲煙。銓曹考最得顯擢，僉提文印還堯天。餘膏刺馥澤益溥，珪璋瑚璉煩磨鐫。君不見，王通一布袍，河汾事業山斗高；又不見，安定善講學，蘇湖教法弟子繇。古人不朽類如此，公乎公乎如二子。高官顯爵何足論，留取名垂國太史。賜

⁷⁶ 錢日煦編纂：〈儀範繪真〉，《錢氏家書》，第2種，無頁數。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清]佚名輯：《王陽明先生遺像》，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21冊，頁277。

⁷⁹ 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裘氏重修家譜》（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第60種），無頁數。裘芝字德馨，由貢士任長汀教諭。



書目文獻

王陽明佚詩文輯釋——附徐愛、錢德洪佚詩文輯錄

進士第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餘姚緒山友生錢德洪贊。

除了以上所錄外，《蘇州金石志》內還有〈增築道山亭記（嘉靖十二年）〉、〈南園遺蹟記〉、〈畫竹刻石跋〉⁸⁰，此三文應是錢德洪為蘇州教授時所作，但都有名無文。

⁸⁰ [清]馮桂芬：《蘇州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地方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5冊，頁527。